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八年盡  
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

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無王者遇在其間置上則嫌爲事出

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杜云垂衛地濟

有垂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

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濱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

宋公衛侯遇于犬上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

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

魏世家无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方

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

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

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

之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闕本  
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  
垂卽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  
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  
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云云則似周王同遇故云置  
上則嫌爲事出謂置王嫌爲遇事出也置王屬于三月則上  
不承春是無大法舊疏云天法卽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  
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  
春王春天時也日月月也此有三月矣曷爲不繫之王王繫  
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人而後有  
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日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  
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  
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慎言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疏唐石經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同作郕

同古方丙同音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釋文作枋云  
本亦作枋士冠禮而枋注今文枋爲柄急就篇郕勝箱注郕  
一作枋音柄又音丙惠氏棟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  
天子北入于郕郕瑋曰郕郕邑左傳作枋古丙方同字是也  
杜云祈鄭祀泰山之邑在項鄆縣東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將  
水又東南逕費縣又東南逕鄆城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將

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祊而易許用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祊城卽古祊邑也方輿紀要祊城今費縣治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疏

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氏故知微者

殺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謂書歸邠亦見鄭伯之背叛矣邠者何鄭湯

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

湯沐之邑焉注

有事者遵守祭天告至之禮也湯沐浴潔齊

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其其費也禮

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一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

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其費穀而已歸邠書者甚惡鄭伯

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

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

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結陟五年親自巡守

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

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費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

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禩祖川特

是也疏

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

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

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

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許同按周初兩都都並建地方遠

闕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

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

于有間之上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莒有  
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  
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略並遠  
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  
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  
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  
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鄂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疏謂  
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  
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撈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觀其力  
之萃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  
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卽所以祭天告  
至與故武帝紀云明堂闕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闕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人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  
拜祠上帝焉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此非如闕中明堂五室  
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楊注明堂墮  
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合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墮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墮上蓋其望祀方明故以明堂言之  
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觀位亦並與明堂位同  
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  
道象禮數禮云祭天燔柴祭山巨陵非祭山川沈祭地也鄭注  
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

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曠日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其神主曰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令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自是。正論郊特牲曰。天子實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祭天。自未有不祭地。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卽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獄。河海也。說文作紫。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崇。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證。秦氏惠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燔祀實柴。燔燎三者自吳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地與方明牽合爲一。又云儀禮覲禮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王巡

守諸侯來覲爲壇遺宮加方明四傳廣皆與時會殷同之儀  
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嶺而已巡守則祭  
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氏此論尤爲分明觀禮云方  
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  
在其中矣漢書律曆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  
方明竹書紀年太甲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  
祭自不止祭大地山神亦可知注氏中明堂通釋云明堂有  
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  
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  
壇文在司儀享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狩守疆公爲  
王宮於珙晉侯爲王宮於歲上猶存其禮荀子張國篇爲之  
築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是也○注當沐至邑也○累鄂木  
同闕本監本毛本絮改潔非釋文出絮齊二字王制云方伯  
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  
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濯蓋朝宿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  
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卽作齋字○注所以  
至而已○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  
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  
所以分陝者是國中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  
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



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卽諸侯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其費者謂殮牢宰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賓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獄之下莫適爲主故須白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彙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冊亥冊按漢石經論語有冊字說文無之惟林部彙下云冊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唐石經猶然者經音義作冊強而仕徐木蓋廣四裏四非○注歸邴至誅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勅及許田君子讓之注穀梁傳曰勅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詩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慎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明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問之世外小惡不書不專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

○注錄使至邑也○舊疏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讎及憚之  
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  
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  
垂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  
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  
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  
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結少以地  
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  
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類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  
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  
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  
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諸  
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陟而天下  
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  
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  
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  
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尚書爲說○注巡猶  
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  
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  
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  
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  
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

牧皆登嶺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魏守號公爲王宮于珥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觀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嶽也嶽考功德天子巡守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尙書至是也○皆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秋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緡高辛氏之後用黑緡其餘諸侯皆用白緡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贊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

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藝段氏玉哉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据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川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歸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中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禰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哉尚書撰異云玉帝紀言巡守與尚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封禪書曰尚書者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

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  
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尚書原文  
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  
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  
之訓故而巳風俗通謹案尚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  
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  
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所  
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尚書  
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  
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  
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  
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尚書人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  
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  
爲嵩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  
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  
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嶽即嵩高山明不在五  
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秦山爲東嶽華山  
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  
五嶽故邵注霍山云在衡陽湖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壽縣  
西漢武帝以衡山遊曠因識緯皆呼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  
於此其上俗人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  
衡北恆其中嶽當卽禹貢之六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既畢

至中歲見所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歲別一歸若歲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歲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特牛也祖下及禘皆一牛則從始祖下及禘皆各用一特唐虞五壇六則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被蓋誤以禪爲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邠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一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

六日四月之  
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據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通義云

來歸運灌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明也難也注人者非已下  
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邠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

難辭

**疏**

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桓元

舊疏直就而人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

云上言來歸邾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

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邾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

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

士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其日何**注**據取邑不日**疏**注

取邑不日○舊疏云卽隱四年莒人伐杞取在費之屬是也**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

重難不可卽入至此日乃入**疏**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

未與許至桓公卽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其言

矣然則魯時卽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爲信○校助

我何**注**據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注據吳至言我○校助

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

正卽哀八年吳伐我是也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

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注自入

○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徐

選曰入承鄭歸邾下據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明言來歸矣無爲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

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

疏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卽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

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邴在泰山之

下遠邴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胡宿之邑故將以邴

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

經言我卽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

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蒙欲邑之惡卽見之於

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邴爲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

經順諱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六月無己亥爲五月之六日七月

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

亥爲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爲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爲

五月二日一爲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爲月之

廿五日閏四月亦爲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

閏之進退以中氣爲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

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爲夏至也故移閏於九

公羊義疏九



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

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喪之也不名

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喪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疏注

本至之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

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

傳云曷爲稱字喪之也曷爲喪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

眾矣曷爲獨喪乎此因其可喪而喪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

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喪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喪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爲先與隱公交接故喪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

曰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文故蓋其詞以起其當與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喪錄之也稱男者膝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衰文猶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與微者也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衰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衰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疏七月無庚午爲六月八月之八日杜云瓦

屋周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卽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

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

從君臣之正義言也疏

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

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告於君自合稱名君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爲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而葬從主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

從蔡臣子辭稱公疏

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沒壹稱公王者探臣

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爲之作諡以易其名以甄其宮○注至葬至稱公○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無赴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注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

天子也緣天子聞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

疏注赴天至以告○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皆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禮上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

東而命赴者非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云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

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惟檀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昏昏故父兄命赴告諸姻族朋友耳其赴告于君雖

諸侯大夫皆必親命拜送敬也鄭賈分別大夫士均失之白虎通崩禮篇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問

之加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聞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紕衣注服

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  
問之無算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夕  
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禮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而葬不告注  
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若所告之是也

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疏注發傳至正也○舊疏

不日者是卒葬之正法三年經云癸未葬宋繆公而書日卽  
失其正也其衛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者初則見弑于州吁  
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按穀梁傳云月葬

故也亦以月葬爲正也通義云卒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  
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  
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

而春秋得加日錄馮隱者君子掘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  
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  
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餘枝句別上下錯迕者亦雜他國  
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豕渡河子讀楚檣杌至于楚

復陳曰大哉楚王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  
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  
經此傳下接公曷爲與微者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說文邑部有郈字云地名疑  
卽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

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僑生浮包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  
鹽鐵論作包巨子蓋古音通也按浮包古韻同部故从孚从  
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  
部孖引取也从手孚聲抱孖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抱鼓不絕  
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抱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  
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  
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  
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卽公來山  
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云其水左控  
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  
明公鯨云掘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  
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  
水東南流經邳鄉東南注于沐詳酈氏所記則邳鄉爲峴  
山水所經其去峴山峴山非遠正沂水西北之竟况沂水下  
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  
安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  
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  
所据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

注據與齊高侯盟諱之

疏漢石經微作微此隸之變體○

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

稱人則從不

疑也注從者隨從也賈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

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

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

翬有緣諂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

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

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賓君祭大夫

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嫌

者其義通于春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注稱人眾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

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爲大夫不同

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

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實莒至疑矣舊

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

及者汲汲之詞又我欲之詞明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

汲汲與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

本所以及齊高侯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

嫌可敵公故昭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

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也又觀德云包來之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謬言莒子則疑我故貶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詞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詞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不可書詞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曰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隱書故詭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爲至失之○隱爲桓立見上元年狐壤之職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鞏進箱見上四年痛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注又見至起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卽言輪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卽庚寅我入邲是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著其不肖起其事實甚惡矣蓋當時史策自必書公及莒子盟于包來春秋詭而稱人諱春秋者探其稱人之故味其避子之旨則春秋之諱義見矣諱義見而隱之惡著矣所爲與上輪平入邲相起也

螟注

先是有狐壤之職中丘之役又受邲田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

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  
饑時鄭伯以酈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  
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結無德蟲食  
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爾雅螟爲  
食心蟲率皆貪  
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

據公子張卒氏公子疏

注據公至  
公子○上

五年公子張卒是也據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  
誤鄭本莊作據疏中標注亦作據公子張卒據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

嫌上貶主起人爲滅不爲疾始

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

此與上二  
年傳義相

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駭帥師人極是○注嫌  
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爲內大惡詩亦足起入爲  
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春秋重首惡當誅  
託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  
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亦以  
貶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疏**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

武云南非姓二字術也穀梁古義  
二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  
伯之謂左傳作明季史作丹季丹與南同音故亦作南穀梁  
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  
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  
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  
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是也又  
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季與  
伯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二月癸酉大雨震電

**疏**御覽引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陽激

爲電經義禠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  
大雨霖以震書霖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杜注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  
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  
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按  
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  
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注震雷也電  
雷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  
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  
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  
書始也何劉歆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霖解大雨以凡

兩三日以往爲霖白解霖字傳文每自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十四日庚辰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占歷驚蟄在其月則震電未爲大異惟在二月爲大異既震電矣而又大雨雪故傳云假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

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雜雖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

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白文爲異發於

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注震雷至氣

傳震爲雷又云離爲火爲日爲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

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  
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  
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  
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清清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  
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開元占經電引京房曰凡震者金餘  
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震或中中而見此人君自以爲  
明也又曰震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  
曰震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讓間內直言之事彼所謂  
遷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謂電遷也與霹靂之震別故  
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霆取經音義引劉瓛注電電也震爲雷  
離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遷卽電也蓋西漢舊有  
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木同閏本監本毛本作水  
雪經義疏記云水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下也水字譌鄭  
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按漢書五  
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大雨雨水也震雷也  
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  
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  
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爲春分  
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節○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  
當聞於雉雉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雉震响條正月必雷雷不  
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注文  
蓋本此疏既率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响誤皆謬

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鳴雷諸侯  
之象也知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  
君之象人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具有雷者  
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  
若是陽不開陰則出陟危難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  
聲八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動於微不  
可得聞微之於雉鳴所以正月整歲始振亦緣雷陽已動故  
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鳴傳雉震也者  
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  
何必謂之雷則震响相議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  
正月雷微而雉鳴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  
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  
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  
之不煩記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响以耳驗雷先幾而作  
謹始慎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向始聞於地中則震電爲異則  
矣若依歷在二月於夏正爲丑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鳴  
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鳴  
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失其節故穀梁注引劉向云  
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亦與  
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  
爲隱以弟桓功代而攝立公子羣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  
隱儼不許羣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其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

月大雨爲水雷電是陽不閉陰出陟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  
日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通義云中孚傳又曰雷之  
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  
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帶騶蹇將弑君徵也○注曰  
者至爲異○舊疏云一日者日卽此文是歷日者月卽桓入  
年冬十月雨雪之屬是也歷月者時卽桓元年秋大水之屬  
是也歷時者加自文爲異者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  
于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爲始雨日蓋本  
劉歆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  
云可字疑衍以已通補刊還作遷誤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  
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  
說文九部九陽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爲言究也陽極於  
九發之九年是爲陽數已極也乾之上九曰上九亢龍有悔  
亢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  
極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  
有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護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  
知其此  
之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注俱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

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

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

隱公之象疏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

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

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

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

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

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傲始

至甚也經義述聞云傲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霆之屬

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兩雅傲作引此傳傲甚也文義亦

未安今按傲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傲甚也厚甚也平地七尺

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傲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

之異也又云傲甚也謂厚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

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傲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

衍文釋文傲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

氣大怒桓將怒而弑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詞淺人

是詩經釋義

公羊義疏九

七

並據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  
大甚按傲與與與聲義同說文土部氣出上也一日始也訓  
始既與傲同則氣出上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衝傲動也通義  
云傲屬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  
不必問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爲電則雪不當復降入日之  
閒陰氣又旋齊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  
象按注以始怒釋此傳之傲義非訓傲爲怒意謂始甚者始  
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也大甚如詩雲漢旱既大甚之大  
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浦氏鐘云一謀七從六經正誤校  
按左傳云平地尺爲大雪蓋兩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  
引考異鄭云庚辰大雨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  
雪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雨雪陰  
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厥將成也公不寐後二年而殺穀梁  
傅注引劉向日雷電陽也雨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春無愆  
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閒愆伏並作愆陽爲隱公陽極不悔  
之象伏陰爲和將以臣弑君以陰犯陽之象也春秋說云吳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  
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  
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雷陽蔽逆之  
禍滅焉隱尋見弑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疏左氏經作俠卒古俠通漢書惠帝紀除俠書律應劭  
注挾藏也通作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

方言三挾斯敗也廣雅  
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

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疏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

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選用之

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古者

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

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

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

制也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

至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俠也范

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

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

也穀梁疏引康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訓所謂斥者○注未

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土壹問之君

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

臨謂禭上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

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

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

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

公羊義疏九



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也不氏略之也著其未命也

夏城郕疏

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郕杜注郕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郕郕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

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

秋七月疏

按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

冬公會齊侯于郕疏

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隸釋金鄉長侯

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自郕岐周文之後封于郕鄭其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

嘉會自郕因以為家則亦作加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為臧氏食邑襄二

十二年臧孫紇自邾如防即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昔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東南是也華

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尚未為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

左傳以此為正月杜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

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  
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  
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  
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

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疏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

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倍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村

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與邾婁有隙是也惟定四年三月公

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

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

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

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危詞

也○注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  
毛本校作按非何讀爲交接之交言前爲鄭所獲於此不當  
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播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似作交亦  
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  
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爲報若如  
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爲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會好故  
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爲捷舊疏云謂校接之交不謂爲

報也校勘記云當作謂交接之交不爲報也似爲明爽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

子疏校勘記云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攷其殘碑可想

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據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

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是也通義云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貶

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

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爲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

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爲

伐鄭事貶故終貶於隱之篇其爲隱之罪人著矣鞏之弑君

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

爲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鞏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于相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

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  
單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

八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未辛巳一爲二十日一爲三十日

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當在  
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疏

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大事表云郟在今曹州城武縣東北郟城偃二

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郟城北郟城偃二  
十年郟子來朝此南郟耳水經注泗水爲黃溝又東北逕郟

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  
南有郟城俗謂之北郟者也一統志郟城故城在曹州府城

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郟國漢屬山陽郡按此郟即古郟國爲  
宋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即宋滅郟所

得之鼎也偃公世子郟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  
氏分別南北郟誤切郟國尙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

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  
北欲別于滅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郟郟宋下邑疑卽

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  
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闕不日也疏

注据取闕不日○  
卽昭三十二年春

王正月取闕是也一月而再取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曰疏通義

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據取鄆東田及沂西

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注據取至不日○卽哀二年春

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

彼邾婁子新來奔喪上年仲孫何忌帥師伐之次年又連取

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譏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甚之也注甚魯因戰

見利生事利心數動疏注甚魯至數動○利各本作侈誤依

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

不逐北公敗宋師于管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內

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

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

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

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

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

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

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入小

惡不諱者罪游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

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注明取至書

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

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

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厥遂皆書

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

邑猶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

發發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

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矣爲

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

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

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濬子之於諸侯

無所能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

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

春秋不爲楚靈齊桓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

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也是則書內小惡正見責已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仁義法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麻慳○惡小故罪薄恥輕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卽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疆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醜加吾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棟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卽于戾其心方踟躕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

非亂賊也子之亦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馴  
致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  
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  
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曰詐戰不曰詐戰者曰某敗某師  
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  
尊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  
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壬午公子友帥師敗  
莒師于犁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濇泉雖與外詐戰辭同  
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  
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  
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  
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  
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  
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  
張王  
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疏

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

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  
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播與侵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  
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  
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九

九



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載字缺釋文

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戴故隋

置戴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勝段云說文戴字注

云戴故國在陳留則戴爲本字載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

傳作戴公穀作載釋文引字林作載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

刻亦作載杜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

志梁國菑縣故城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

郡考城故菑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戈聲戈聲

與雷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

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閒移

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汲水篇汲水又東逕濟陽

考城縣故城南爲菑獲渠考城縣周之宋邑也於春秋爲戴

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

故改曰菑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菑

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壺鼎引錢獻之云戴國名存

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載此用解字之體

殆又以卽竟字與然壺音與戈音古實不同部

之

鄭伯伐取

其言伐取之何注

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

注據國至言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

也注

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

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

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

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闕明日取故知

易也本此爲說劉炫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

之也○說文尾部屬連也廣韻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

則屬其州之民讀邪法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爲三國所伐謂

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

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

異於遣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擐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  
取載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  
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  
于岳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  
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

公羊義疏九

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  
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  
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  
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其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  
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  
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  
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  
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  
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  
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  
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  
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

者明當憂錄之疏日十月無壬午爲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

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人  
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  
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持者安  
在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  
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  
人盛衛滅邢皆當法王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

前後經例入國匝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  
楚子人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  
邢丁酉楚帥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  
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  
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  
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爲惡衛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疏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漢書

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闢後遷于邳揚  
邳仲地居之按漢志薛在今爲兗州府滕縣地

其言朝何

注據內言如

疏注據內言如○舊疏云卽成十  
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

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

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

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諸侯來曰

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注傳言

至內也○傳分別出來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

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  
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  
公羊義疏九

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即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君親致饗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其兼言之何注據穀鄧來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時其兼言之何注據穀鄧來朝不兼言朝疏注據穀至言朝○即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也此為微國則彼以鄧為侯爵故

與微國也

注

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為始受命

王滕辭先朝隱公故衰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辭者儀父盟功淺滕辭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疏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書葬○注略小國也○

也○注稱侯至喪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喪膝辟

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魯者眾矣而膝辟獨稱侯通義云略

其詞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喪之爲侯耳春秋

正詞云此膝子辭伯也曷謂之膝侯辭侯王者改元立號則

爵命諸侯領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

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

然則莊二十二年荆人來聘書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

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法

宿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

者善輕惡淺此二國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

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

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膝序至同姓○繁露  
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  
賢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据膝現爵子而在辭伯上者伯子男  
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  
引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  
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爲長左傳凡以  
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  
重魯申爲王子虎在馬召陵之會劉子在馬視鉞引以爲比  
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

立法取觀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

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祁杜云時來祁也焚陽縣

東有釐城鄭地也按黎來雙聲祁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焚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今左傳取祁占來聲與釐聲同部故儀禮來女孝孫往來讀曰釐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楚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滎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十年會中

上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

國不尙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詔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

構怨入許危亡之費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月無壬午據屨為六月之七日

大事表許今為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蓋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構鄂本闕本

同監本毛本構作構非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  
日故解之決其爲危也爲弟守國不尚推讓者上九年大雨  
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還國於桓所致蓋桓已長成不即  
退讓以致奸臣啟衅身遭篡弑也數行不義上八年入邲十  
年取郟取防之屬是也皇天降災上五年八年螟九年大雨  
震電大雨雪皆是謂臣進謀詳上四年文見於彼事實在此  
年所謂公子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憂外內  
並生內謂子翬桓公外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疏

十一月無壬辰十  
二月之二十日

何以不書葬注

据莊公書葬疏

注据莊公書葬○即閏元年  
葬我君莊公是也不据桓十

八年葬桓公者桓亦隱之也疏

詩柏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  
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痛

被弑亦不合書葬也隱之也疏

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  
日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

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是也通義云劉敞  
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弑君欲人不知

之故歸罪爲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  
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堯不書葬之義前漢  
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  
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



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義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耳觀邱明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鄆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即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何隱爾弑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同舊史者乎

**也注**爲桓公所弑疏引春秋議曰弑其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又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荀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指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弑唐石經及諸本同石經作殺也音申志反

**弑則何以不書葬**注据桓公書葬疏注据桓注及下並同

○即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月已丑葬我君桓公是也

**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甯有臣子弑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義春秋據亂而作時或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

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弑其君則殘之禮  
記檀弓云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弑  
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  
不寄之誅貶讓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歸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責責臣  
子討賊亦卽文武法度非果自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專責臣  
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  
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  
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發亂世反諸  
正莫近於春

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  
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

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

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

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

毛本無當黜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困學紀聞七  
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詞意益

堅決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據正越絕書敘外傳  
記臣不討賊于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讎繁露  
王道云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  
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  
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  
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  
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  
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  
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袁紹傳云誠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  
正用此經義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  
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  
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  
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問公被弑賊討而亦不書  
葬者被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弑  
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  
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怨  
之矣自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  
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  
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  
臣子而通於春秋之義者必昭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是也  
○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闕木監本毛本同誤也  
蜀大字本作已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已師者亦作已字當斯

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  
子魯子皆在中○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  
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即一  
日當絕言當自痛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歸是安然樂  
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繫諸玉杯云問者曰人弑其君  
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繫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  
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  
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繫惡之厚也曰趙  
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  
討賊者諸斗符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弑賊不討徧責舉  
國趙盾為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弑責之深而  
厚故晉靈雖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概責晉諸臣也  
○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  
子女子蓋皆己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世至子也○即昭  
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注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範後世  
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  
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  
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公薨何以不地注據莊公薨于  
已師上注後師之為諶尤見公薨何以不地注據莊公薨于  
路寢疏注據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  
恒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魯之臣子力不能討君子

憫而有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僵尸之處疏梁傳公棄不

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疏舊疏云不終天

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為僵尸之處讀如齊人強之

強非強弱之強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僵不必被殺者始

目僵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僵之一作強通作億仆也僵也易

林仁賢君子國安不注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疏

本正輸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據為嫌疏隱將讓乎桓故不

有其正月也注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

為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弑之公薨主

書者為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紫露玉英

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  
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  
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  
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  
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  
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

娶卽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耐易說曰君子慎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莫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致見疑弑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弑之○舊疏云卽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歸昭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明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進讒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九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八

附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唐

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

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

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

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魯世家云揮使人弑懿公于寤氏

而立子允是為桓公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

位立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習左氏故也

按史記周本紀武王既人立于社南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卽

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盥和鐘立

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邠敦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戡敦銘蘇

公入右戡立中庭北鄉彼立字亦當作位解也今

杜以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卽位少見卽立矣

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注據莊公不言卽位疏舊  
云莊元年傳云弑君子不言卽位而此不言子者欲見桓無  
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甯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  
者正見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  
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僖是閔兒而言子故知  
桓公若有臣人之道言子矣然則宣之書卽位亦猶是矣穀  
梁傳云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  
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注故謂弑也是也與  
公羊義合○注據莊至卽位○卽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  
正月不言公卽位也以如其意也注弑君欲卽位故如其意  
桓公亦被弑故據爲難

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

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

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注弑君至其惡○繁

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者言其弑君見也不書王

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

其事也經義述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皆指元

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



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  
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  
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  
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宰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  
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  
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  
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詬公羊則無此  
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  
隨舉見義不必皆順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卽斥桓之三年  
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  
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  
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  
駁猶泥於杜預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麻之疑說恐未可語  
春秋微言大義也穀梁亦云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問乎弑  
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問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  
己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  
注直前至不盈○繫露楚莊王云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  
尊卑也舊疏云繼弑君者無卽位之文今此書其卽位直是  
而弑但不顯道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之  
弑隱是爲內諱而書其卽位以見其弑不盈滿其諱文故曰

公羊義疏十

二

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倍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  
襄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弑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  
不諱而猶書即位以著其惡不盈爲諱亦即董生所謂諱而  
不隱也○注桓本至隱也○上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  
嫌桓貴弑君見而立非篡故正之周道尊君位既正舉國  
之人無論鳴卑賊屬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也春秋爲明倫之書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隱既受之先君  
告之天子雖云攝位桓亦北而臣君臣之分義無可逃故  
加之篡以張法攝位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  
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與鄭義亦  
合惜墨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卽者就也○下二年傳  
非有卽爾注卽就也○注先謁至服焉○此記當時天子諸  
侯卽位常禮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卽書洛誥  
之祭歲詩疏引鄭注王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但烈文  
所言朝享之禮係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書所言  
禘祭之事係朝享之後將封周公後告祭文武也白虎通號  
篇云天子大赦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  
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赦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  
以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  
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瑱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

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  
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  
稱王以統事也陳善沈文阿傳文帝卽位旬日謁廟文阿讓  
曰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亾當隆周之日  
公且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  
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  
難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而還御太  
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王在朝一臣衛者也南  
齊書禮志蕭琛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  
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觀祖宗格于太室周  
頌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卽政必以朝享  
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  
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  
次正君臣俱用吉服事畢反服行三年喪禮此自唐虞以來  
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喪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爲訓也後  
先生縣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  
吉服說者疑甫適喪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贊議于前蘇軾  
著論于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按何注先謁宗廟明繼  
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  
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  
不可一日無君焉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

見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蕭琛議引詩序烈文鄭注新王卽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政也又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皆謁廟此四證也沈文阿議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鬻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張東之曰顧命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殂卽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六證也附學紀聞朱文公答播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土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也之語加伊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以內服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餘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爲拘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但秋賢君莫慈

兄專易朝禍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于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

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垂大

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會例時桓公

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舊疏云卽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喪三年春正月公會齊

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注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

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外爲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

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注桓弒至憂之○見隱四

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

成十年疏有之字干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岡本亦作去王毛本作干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

若其受誅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詰箋云隱會皆不  
致者孤壤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又不討賊故絕臣子  
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  
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  
討賊反頭事釋放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  
當絕則桓之罪深矣視三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  
明君臣皆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疏

詩閟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  
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

上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爲魯朝  
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据實假不當持璧也

疏○穀梁傳曰假

不言以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  
表云以璧加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祊不足當  
許田故復加璧滅氏孺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  
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  
作假据裴駢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  
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  
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雖  
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卽以加代假致璧新

也義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注為恭孫之辭使若

暫假之辭疏

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云為恭亦即諱言易地之故。注為恭至之辭。杜云魯

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祔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

實不言祔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

國惡也不言以祔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

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

然故璧猶可言祔則不可言易為為恭注据取邑不為恭敬

也按杜孔此解深得經旨

辭疏八年齊人取讎及鄆之屬是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

專地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

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許田者何注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焉許田者何注

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為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為

不得專地申明假義已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

說故更端問許田也

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頃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



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

起從魯假之也疏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

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潔

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番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

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

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

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

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

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

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

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韋注引唐尙書

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詩韓奕疏引賈逵說

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親秋或宗夏或遇冬蕃

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

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

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

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

官道僕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

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

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

公羊義疏十

六

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郤至  
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  
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至專朝○隱元年  
注云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  
地人民之責故不得常自專朝致曠職守焉○注故卽至一  
朝○舊疏云故卽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  
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風以禮注比年小聘  
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  
邦交之禮其齊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  
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  
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  
馬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  
朝文襄之制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  
歲聘開朝之制周禮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  
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制也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  
生王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皆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  
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  
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

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  
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指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  
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盛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  
故鄭氏以爲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  
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  
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  
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  
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  
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開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  
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  
爲何代制卽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  
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謂歲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  
朝亦非諸侯皆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互異  
按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  
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觀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開  
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  
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凌弱眾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若  
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  
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竊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  
也○注王者至其職○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  
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

孝也國語周語曰旬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  
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  
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證書臯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  
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羣王道云立明堂  
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  
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翬曰天子祀上帝諸  
侯會之受命焉羣注助祭受政命焉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  
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  
也詩曰有來騶騶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  
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  
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騶騶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言四方皆以和來也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  
祭又王莽傳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著  
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  
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以其職來助祭  
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  
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部之僞隨八年注云五年  
親自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羣后  
四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  
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

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爲虞夏制法諸  
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乃徧是天子五年一巡守其不巡守  
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  
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  
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  
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  
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觀故詩韓奕曰韓侯人覲也又鄭注明  
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西方近東故也○注孝經至  
助祭○孝經聖治章文也唐元宗注若行嚴配之禮則德教  
刑於四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  
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注犧牲之屬甸服貢粢物注  
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注元纁絺纈  
也衛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  
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祿將常服黼黻是也○注尙  
書至以庸○舊疏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謬見堯典篇段氏  
玉裁尙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  
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  
之按傳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  
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  
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  
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  
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

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數奏以言明試以功  
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數告以言徧告者數奏  
之訓也與臯陶謨敷納以言義異數奏者自下言之敷納者  
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白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  
試用也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  
樂則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鉅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  
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注宿者至之辭○說文宀部宿止也因而夜止之詞楚辭  
初放塊糲兮當道宿王注夜止曰宿是也夜止必於前期引  
申之有先義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因  
凡先期申誠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云宿眠滌濯注宿申誠  
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為宿是也周禮肆  
師宿為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  
先期齋宿實明入覲必有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  
邑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  
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顏淵篇  
子路無宿諾注宿預也皆與先誠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  
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猶戒輕肅重也是也  
○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  
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  
子春云五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通同接周書書序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為

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康成與杜子春說同司馬法  
但云百里爲郊不與遠近之異蓋亦百里爲遠郊矣何氏不  
分州野縣都之名或以百里之外統以遠郊目之王圻千里  
四面至縣各五百里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墾地是也  
置地以內王子弟所食邑也四百里縣地以內天子墾地是也  
采地也三百里稍地以內天子大夫所采地也二百里甸  
地以內則六遂焉百里郊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  
皆可分賜諸侯若拘於百里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  
百諸侯京師之地不能容矣○注諸侯至敬也○儀禮親禮小  
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騂勞注知謂近郊五十里周禮小  
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天子於諸侯有使迎之  
禮明諸侯爲先告至矣故儀禮聘禮云反竟張旛誓卽告也  
又云乃謁關人注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又云關人問從者  
幾人以介對此大夫告至之禮諸侯朝天子宜從同也類聚  
引白虎通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是  
也按儀禮覲禮自至于郊始其郊勞以前無文蓋氏世佐儀  
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  
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是諸侯告至必有禮儀惜禮經文不  
具耳以聘禮攷之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禮問也  
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國道之是使者既謁闕人因止于  
竟未敢輒入闕人以告於君於是君使士請事矣春秋傳晉  
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蒯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

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廢君使下大夫諱行生請行問

所之也雖知之謙由猶塗宋本同國本監本毛本塗作途天子

不必有此謙矣由猶塗宋本同國本監本毛本塗作途天子

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

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

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

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

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

四年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

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也天

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

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

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不能不

備非常而鄰國亦當有加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

記云須闕本監本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頃當據正按二

年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閒劍得之頃也頃字正此類聚引

白虎通又云天子遺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

里之郊觀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按書康

王又鄭注略說云孟侯疏引鄭注依略說太子八爲孟侯而呼成

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珍美怪異山川之所有無



父在時皆知之御覽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覲禮又有天子賜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夫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舍以便辨色卽入也覲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舍之舍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爲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覲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其實至專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月按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魯桓鄭莊俱宜誅若罪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知易之爲罪或有所消沮而不致公然干犯焉所以爲止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上會爲假田故以惡移鄭爲外爲主文也又見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爲魯邑也春秋上下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爲此魯朝宿之邑也則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疏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

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當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則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秦田之而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達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衞之邑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在郊不得相近也

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

功德疏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即田多稱田邑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衞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舊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舊疏云田多邑少稱田即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即衰八年齊人取濶及偃足也田與人相因得有多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半曠之區講洫交錯同井合作即爲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末者多百工爲賈開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朝衞所取不過二里知當日許田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人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

箋云常許魯南鄙西鄙則非許田之許矣。注分別至功德。○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道也。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後漢書竇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第守土者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繁露考功名云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

三月之二日亦爲丁未。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衛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亦作粵。

# 秋大水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

苗專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

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

致疏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

云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

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直言大水也莊二十

八年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

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

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

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

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几平原出水為大水穀

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舊疏云陰逆

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

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竊向以為桓弒兄隱民

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為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廢祭祀之

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

祀而專以與鄰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篡君陰

逆甚矣大水之災

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八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

十一